

吴士余●主编

〔美〕

理查德·康登著

俞宝发译

林骧华校

普里泽的名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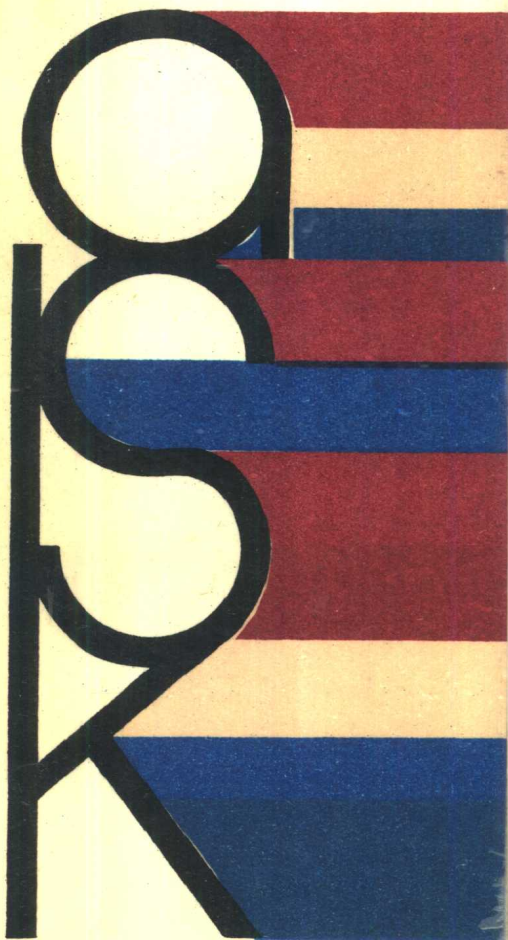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说同名电影获
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
女配角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一)



●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AOSIKA

普里泽的名誉

吴士余 ● 主编

〔美〕

理查德·康登著

俞宝发译

林骧华校

小说同名电影获
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
女配角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普里泽的名誉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6.75 字数：100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000册

*

ISBN 7-5378-0061-8/I·59

书号：10397·252 定价：1.60元

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序

吴士余

奥斯卡金像是悬挂在电影艺术宫殿上的一尊皇冠。它的金辉引来了影星的无情角逐，影迷的狂热不已，评家的不休争执。在理性与情感的眩惑和冲突中，奥斯卡金像赢得了与诺贝尔文学奖同等的声誉。

自然，奥斯卡金像的真正价值，不是它镀金层的纯度，而是对特定历史、时代文化与人类意识的追踪、探测和揭示。自1927年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建立奥斯卡金像奖以来，有识之士始终倡导着严肃的社会主题，不以色情、颓废、庸俗、猎奇为招徕之术，力求从各个文化层面、各个角度去探索社会与人生的底蕴和奥秘。爱情、家庭、战争；人性、人道主义、伦理道德，这些熟视的题材却记录了历史的足迹与时代的进步，为人类留下了意蕴丰厚而又富含魅力的文化遗产。

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中国的青年读者未能

有悦目观赏的机会，我们只得借助小说原著这个媒介，以遂大众欣赏之愿。于是，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丛书祈望通过小说原著的翻译介绍，为中国读者打开一个了解奥斯卡金像奖作品的窗口。所不同的，只是文学语言取代了银幕视象。虽说电影编导者已作了新的创造，但它的主题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趋同一致的。读者借助小说原著的阅读和理解，不只可加深对奥斯卡金像奖艺术宗旨的认识，还可取得银幕视象不可替代的鉴赏的愉悦感。

作为一种普及文化，丛书将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年，因此它自然也就要标榜“大众化”了。青年朋友常常希望在文学艺术世界的神游中开拓视野，了解当代世界和人生，这无疑是一种应顺潮流的现代意识。丛书编辑构想的着落点也是如此。编者尽量选择近几年的新作，给读者一种贴近时代和现实的新鲜感，及时领略当代世界的现状，不同民族的人生命运，社会心理的演变，以及文化思潮的趋势。但要声明一点，虽说是丛书，却要受青年读者的鉴赏要求与出版者现有条件的限制，难以概全、求系统。我们的初衷只是

让读者通过丛书来了解当代世界的社会一角、人生一隅，从中领悟一些生活的哲理，拓深些文化意识的认知，启迪对人类未来的思考。

当然，思考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落点。东西文化有沟通的必要，但也不能抹杀其社会与民族的差异。收入丛书的作品，对社会、人生、婚姻、战争的思考，常常基于超阶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，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，由此，表现了一种对人生危机、社会异化的困惑和迷惘，找不到出路，或者沉溺于厌世、宿命的悲叹，或者陷入不可知的神秘中。对这些消极的人生意识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，切莫盲目引进，奉若神明。

如今是信息时代，时间是最可宝贵的。小说原著大都是洋洋三四十万言的巨著，青年朋友难免要望书兴叹。为此，丛书在保留原著风格和情节完整的前提下，去蔓除枝，撷取原著之精萃，编成八至十万言一册的精华本，以最经济的时间支出换取最大的信息量和美感享受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算是形式上的大众化了。

缩译奥斯卡金像奖小说原著，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，其社会效果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鉴

定。不过，编者很有信心，这套丛书一定会走进青年朋友的书架，成为您们的知友。

1987年6月於上海

—

普里泽家族的教堂里数百支蜡烛齐放光明，唱诗班吟唱着动人的赞美诗。这一天，老太爷唐·科拉多·普里泽在为他的小孙女泰丽莎举行婚礼。新娘穿一身洁白的结婚礼服，光彩夺目，艳丽动人。新郎帕齐·加隆是她的表兄，也是普里泽家族的核心成员之一。84岁的科拉多·普里泽满头银发，和他的长子、新娘的父亲多米尼克，次子埃杜瓦多夫妇坐在第一排。科拉多一副半睡半醒的样子，两只敏捷的小眼睛却不时地微微睁开，向四周扫视一圈后又合上。坐在科拉多后面的是最受信赖的老朋友、普里泽家族的顾问安吉洛·帕特纳。安吉洛七十出头，头发已经谢顶，本来颇长的身子现在变得骨瘦如柴。然而他衣冠楚楚，给人的印象是城府很深，老谋深算。在他们的身后，坐满了普里泽家族的亲朋好友和名流显贵，其中有参、众两院的政界要人，影视界超级明星和体坛名将。男候相是世界轻量级举

重冠军，女宾相是当年入选的美国小姐。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的记者为报道这婚礼盛况而忙得马不停蹄。

查利·帕特纳坐在第11排，身边是他的表兄、电影公司董事保利·塞斯特罗。查利42岁，浓眉大眼，颧骨突出，强悍雄健，一表人材。他是安吉洛的儿子，普里泽家族的执法人。他的教父是科拉多。查利在13岁那年就帮助父亲干掉了布朗克斯区的一个毒品贩子。至今，他至少已亲手结果了四条人命。

在参加婚礼的来宾里。有位查利从未见过的美貌女郎。她坐在走廊右侧、离开查利两排之遥的一个座位上。

“我的天，保利，她真美！”查利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女郎。她好象一只静卧的白天鹅，有一种古典美人的风韵。顷刻之间，查利不由得神魂颠倒，意乱心迷起来。

“我不认识她，不过她一定是这个家族的贵宾。”保利回答说。

“保利，听着，你去告诉摄影师，把那个女郎拍下来。”

“那当然，只要你开口，要什么会有什么

的。”

旅馆的舞厅装饰得象古老的巴勒摩大花园。五彩缤纷的绸带连结着中央的水晶吊灯，天花板上挤满了花花绿绿的气球，大厅两旁的桌子上摆着各式美酒佳肴。乐队演奏着旋律迷人的圆舞曲。宾客们在婚礼完毕后象潮水般地向旅馆涌去。

查利捷足先登，搭坐一辆警车抢先一步到了舞厅。他匆匆走了进去，站在大门一侧等候着那个美人的到来。

新娘的姐姐梅露丝是位了不起的女人。她几乎与查利一般高大，长着修长的手指，美丽的脸蛋上一双迷人的眼睛略微透出一丝忧伤。她一生中从未出过任何差错——仅有一次是例外。

“嗨，查利！”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，“太好了，来见见我的朋友，艾琳·沃克。这位是查利·帕特纳。”

艾琳静静地等候着，让查利先开口。查利闻声转过身，发现梅露丝要介绍的正是那个美人。他惊喜道：“天哪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人！”梅露丝向他们互相作了介绍之后，便快步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“要喝点饮料吗？”查利说。

“或许该向新郎新娘敬一杯酒吧。”她的嗓音犹如袅袅轻烟，从她的口中飘然而出。当两人的眼光相遇时，查利被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征服了。

“舞会后我能送你回家吗？”查利柔情地问道。

“我住在洛杉矶。”

“我是说去我家。”

多米尼克开始在台上对着麦克风致祝词。他是个整天板着脸的人，长着一头灰白的卷发。他带着西西里人的口音，首先向来宾们介绍科拉多·普里泽。科拉多·普里泽是所有的黑手党家族中最有势力，威望最高的领袖。在过去的60年中，他的名声和权力日益上升，在美国政界的影响更是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。

科拉多在他儿子的手臂上轻轻碰了一下，示意有话要对大家说。多米尼克弯下腰，边听边点着头，然后回到麦克风前。

“我父亲欢迎各位的光临，他祝你们玩得愉快，尽兴而归；他向新郎新娘祝酒，祝他们多子多福。”

多米尼克举起酒杯，800位宾客也一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科拉多在两个贴身随从的陪同下，慢慢地离开了前台，消失在帷幕的后面。

音乐的旋律又响起来了，那是一曲《你使我迷恋》。

“嗨，跳一圈舞好吗？”查利问道。当查利刚要带艾琳步入舞池，梅露丝走过来一把抓住了她。

“有你的电话，艾琳。”

“电话？”查利茫然若失地问道。但是艾琳已经和梅露丝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了。

查利静静地等了20分钟，仍然不见艾琳的倩影。他朝舞池瞥了一眼，发现梅露丝在那儿跳舞。他等到一圈舞毕，急不可耐地走去拦住梅露丝问：“艾琳在哪儿？”

“艾琳？”

“是你拉她去听电话的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？”

查利是参加婚礼的人中最后离去的一个。他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凝视着每一个人的脸。倘若艾琳此时与某个男子一起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他真

不知如何是好。假如哪个家伙胆敢阻止他同她交谈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指全打断。但是，假如她本人不愿意理睬他呢？

然而，艾琳再也没有出现。当客人们全部离去之后，查利找到了那个为他偷偷拍照的摄影师。

“你拍好了吗？”

“非常出色！你会喜欢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可以看到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还得把它送到洗印车间去哩。

改天你去电影公司取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上那儿去取。”查利说。

查利驾着车快快而归。他住在靠近海滨的一套公寓里，4个房间的陈设布置全部保持着梅露丝为他装饰的原貌，他在这里已经整整居住了9个年头。查利烦躁地解下领带，坐在俯视海湾的小阳台上，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艾琳迷人的姿容在他脑中萦绕着。他下决心要找到艾琳，于是不得不打电话给梅露丝，向她打听。尽管这么做实在不太适当，因为这可能会勾起双方对一系列往事的痛苦回忆，但只有她才能帮这个忙。他拎起电话，拨了她的电话号码。

“梅？”

“她不在家，要留个口信吗？”

“我是查利·帕特纳。告诉普里泽小姐，无论多晚也要给我回个电话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查利答应给梅露丝的女仆10块钱小费。他取出一只信封，塞进一张10美元的钞票后把口封好，又写上了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。他走出房间，到电梯对面的邮筒边，把信扔进了邮筒。

这时，电梯的门突然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。

“嗨，帕特纳。”其中一个大个子打了个招呼。

查利感到一阵惊恐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带枪。那个人向他扬了一下证件。“我叫加拉格，警察局凶杀科的。”

查利松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天下午有人杀死了萨尔·内特比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就在他的旅馆里。”

“谁干的？”

“今天下午2点至5点之间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参加婚礼，科拉多·普里泽 孙女的婚礼。”

“我跟你怎么说的来着？”加拉格对另一个警察说，“他们都出席婚礼去了。”

“还是请你走一趟吧，”那警察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说道。

加拉格只是耸了耸肩，向查利扬了下头。

在警察局里，查利被盘问了3个多小时。但是他对他们确实无可奉告，再说他满脑子想的尽是如何找到艾琳。最后，埃杜瓦多手下的一名律师在晚上10点设法把他保释了出来。

二

当查利回到海滨公寓时已是半夜了。桌上留着梅露丝的电话记录。他拨通了电话。

“查利，你怎么啦？”她有点疲倦地说，“我筋疲力尽了。”

“瞧，梅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不然的话我不会来麻烦你。我必须知道怎样和那个姑娘，你知道的，和艾琳·沃克联系。”

“查利，我认识她只比你早一个小时。”

“是谁把她引见给你的？”

“某人呗……”

“那好，你能否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告诉我她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查利。”

“你说‘不知道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她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好象是在割我自己的喉咙，这样做会把你推得离我更远了。”

“谁把谁推得更远？我？不，是你。那件事

已经了结，事情过去已经快10年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帮你找。但今晚不行，查利。”

“那么明天。”

“试试看吧。”

“明天中午我打电话给你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我给你打电话吧。”

梅露丝打完电话躺在床上，凝视着墙壁，觉得十分惆怅。这幢住宅原是她为了和查利结婚而准备的，但一次口角后，两人就各奔东西了。她喝醉了酒，与一个男子私奔到墨西哥城。在那儿她一筹莫展，整天与那男子呆在一起，靠酗酒消磨时光。

一天清晨，她父亲手下的两个人闯了进来，当着旅馆经理助理的面把那个男人狠狠揍了一顿。他们又让她穿上衣服，象警察一样把她送回了纽约。接着，她与父亲面对面地坐着，她父亲朝她大声吼叫：“你使你的家族蒙受了耻辱，你糟蹋了普里泽的名誉。你原可以和你祖父的老朋友的儿子结婚，但你却成了一个放荡的女人。感谢上帝，你母亲不会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了，愿她在天国安息。你听着！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跟你说话。安吉洛·帕纳特说，他原谅你，但是查利不